四庫全書

子部

近思録集註卷十二

婺源江永撰

朱子曰此卷改過及人心疵病

濂溪先生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通書○伊川先生曰德善日積則福禄日臻德踰於禄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泰九三傳○葉氏曰德勝於禄

則所享者雖厚而不為過祿過其德薄且不能勝況於隆盛乎隆盛之喪敗必自無德者致之○易傳下同

○人之於豫樂心悅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也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蓋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辨之早去之速也○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豫六五傳○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

不知亂之至也臨象傳○復之六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本註劉質夫曰頻失不已遂至迷復○劉絢字質夫程子門人○葉氏曰頻復頻失○而不止久則玩溺而不能復必至上六之迷復矣

睽極則咈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睽之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

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葉氏曰睽上九居離之終是明極也多自疑猜過明之患妄生乖離過剛好睽之致也○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傳曰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為正事而氣質畀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為君子矣○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傳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無侵於人人亦欲與

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艮之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傳曰夫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強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絶其危甚矣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蹇忿畏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熏心謂不安之勢熏爍其中也葉氏曰限界分也列絶也夤膂肉亦一身上下之限也三居内卦之上實内外之分故取象皆為限止之義○大率以説而動安有不失正者歸妹傳○葉氏曰歸妹兑

悅震動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況從欲而忘返耶○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唱隨之理此常理也苟狥情肆欲唯說是動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同上○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兑六五傳○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舍已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圮族者所能乎鯀雖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叙故其自任益强咈戾圮類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

矣是其惡益顯而功卒不可成也經說下同○君子敬以直內微生高所枉雖小而害則大朱子曰易得之物尚委曲如此若臨大事如何當有便道有無便道無才枉其小便害其大○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朱子曰慾與剛正相反若耳之欲聲目之欲色之類皆是慾也才有些被他牽引去此中便無所主焉得剛○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忍朱子曰厚與愛畢竟是仁上發來其苗脈可見○明道先生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葉氏曰君子之學為己而已學問驕人非特其學為務外而徼情敗德學亦不進矣○遺書下同○人以

料事為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永按喜料事則逆億之心熟雖中猶為私意小智況未必皆中乎○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葉氏曰所謂小害大賤害貴者也○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為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永按天機天理發動之機也○伊川先生曰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葉氏曰莊子云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疑病者未

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葉氏曰周羅事猶言兜攬事）○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葉氏曰事無大小惟理是視或者有苟成急就之意則道雖小屈義雖微害亦有冒而為之者原其初心止於權大小遂至枉尺直尋其末流之弊有不可勝言矣）○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葉氏曰性無不善而局於氣質汩於利欲者自小之耳）○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做官奪人志（問仕宦奪人志或言為富貴所移愚意以為不特言此但才仕宦則為事窒礙處有隨宜區處之意浸浸遂入於隨時徇俗之域與初間立心各別此所謂奪志也不知程子意出於此否又不知人未免仕宦而有此病又何以救之朱子

曰所論奪志之說是也若欲救此但當隨事省察而審其輕重耳然幾微之間大須著精彩也○驕是氣盈吝是氣歉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也朱子曰吝之所有乃驕之所恃也故驕而不吝無以保其驕吝而不驕無所用其吝此盈於虛者所以必歉於實而歉於實者所以必盈於虛也○一學者來問驕是氣盈吝是氣歉歉則不盈盈則不歉如何却云使驕且吝試商量看吳伯豐對云盈是加於人處歉是存於已者粗喻之如勇於為非則怯於遷善明於責人則暗於恕已同是一箇病根先生曰如人曉些文義吝惜不肯與人說便是要去驕人非驕無所用其吝非吝則無以為驕○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論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問氣之盈歉

如何曰驕吝是一般病驕是放出底吝吝是不放出底驕如人病寒熱攻注上則頭目痛攻注下則腰腹痛熱發在外似驕寒包縮在內似吝○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是以為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為則駭且懼矣○邢七云一日三檢點明道先生曰可哀也哉其餘時理會甚事蓋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明道責之邢曰無可說明道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

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爾（正蒙）○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為物所移耳（橫渠禮樂記）○孟子言反經者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先立心中初無作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欲違一生如此（葉氏曰鄉原浮沉俯仰無所可否蓋其義理不立中無所主惟務悅人以是終身乃亂常之尤者君子反經復其常道則是非昭然而鄉原偽言偽行不得以惑之矣）○橫渠

孟子說

近思錄集註卷十二

近思録集註卷十三

婺源江永撰

朱子曰此卷異端之學

明道先生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其惑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

之所以廓如也

朱子曰楊朱學為義者也而偏於為我墨翟學為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可邪哉皆以善而為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為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為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近而易見也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問墨氏兼愛疑於仁此易見楊氏為我何以疑於義曰楊朱看來不似義他全是老子之學只是箇逍遙物外僅足其身不屑世務之人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整不相侵越微似義耳然終不似也○楊朱即老聃弟子孟子闢楊墨則老莊在其中矣○葉氏曰申不害鄭人以刑名干韓昭侯韓非韓之諸公子喜刑名法術之學佛本西域之胡為寂滅之學自漢以來其說始入中國老聃周柱下史其書論清淨無為之道○遺書下同

○伊川

先生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子商只是不及些子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胡氏曰楊朱即莊周所謂楊子居者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楊朱之前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者也以為出於二子則其考之不詳甚矣○或問楊墨學出於師商信乎朱子曰胡氏論之當矣○程子論楊墨之源流考之有未精者若曰佛氏之害甚於楊墨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則皆至論也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朱子曰楊

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明道先生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毁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矣按釋氏以地水火風為四大謂四大幻假而成人自寂滅幻根斷除一切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内則有之

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為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本註又云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問佛家如何有敬以直內朱子曰他有箇覺察可以敬以直內然與吾儒亦不同他本是箇不耐煩底人故盡欲掃去吾儒便有是有無是無於應事接物只要處得是○問遺書云釋氏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也恐未安曰前日童蜚卿正論此以為釋氏本與吾儒同只是其末異某與言正是大本不同因檢近思錄有云佛有一箇覺之理云云這是當時記得全處前者記得不完也只無義以方外則連敬以直內也不是了程子謂釋氏唯務上達而無下學則其上達處豈有是邪亦是此意

○葉氏曰君子之於天下無可無不可惟義之從釋氏寂滅無為不可以窮理應事心欲斷除外相始見真性非天地本然全體之性矣釋氏習定欲得此心收斂虛靜亦若敬以直內然有體而無用何有於義離器以為道故或拘或肆皆為之病名為大自在而實則隘陋吾儒率性之道動靜各正既不病於拘亦不至於肆聖人贊易所謂知幾存義直內方外時止時行體用本末備言之矣○覺者心無倚著靈覺不昧所謂常惺惺法若可敬以直內矣然無制事之義則所謂覺者猶無寸之尺無星之兩其直內之本亦非矣

○釋氏本怖死生為利豈是公道葉氏曰釋氏求不生不滅之理可免輪迴之苦此本出於利己之私意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

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朱子曰釋氏恍惚之間若見得心性影子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就是有存養之功亦只存養得他所見影子終不分明○明道論釋氏下學上達處則無滲漏矣其下文說盡心知性語亦不完二先生語中亦間有如此處必是記者之失○程子論釋氏有盡心知性而無存養之功者正承上文識其無下學非上達不連屬而有間斷之病非真以是許之也其論直內方外而曰既無方外則所謂直內者其本亦不是意亦如此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葉氏曰道本人倫今日出家則於道體虧欠大矣

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為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偽教而人

可化乎司馬溫公曰天堂地獄若果有之當與天地俱生自佛家未入國中之前人死而生者亦有之矣何故無一人誤入地獄見閻羅等十王者耶不學者固不足與言讀書知古者亦可以少悟矣○原註以上明道語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其中矣顏淵問為邦孔子既告之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已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

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為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葉氏曰人知萬物一體之理不為私己之見自然與物各得其所○永按大小大快活猶云許多快活也釋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卻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為心源不定故要得如

枯木死灰然没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按釋氏以耳目口鼻身意為六根以色聲香味觸法為六塵其說謂幻塵滅故幻根亦滅幻根滅故幻心亦滅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版之蟲已載不足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沈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葉氏曰聖賢養生順理窒慾而已豈若偏曲之士為長生久視之術哉○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

乎葉氏曰形而上者性命也陰陽晝夜死生古今乃天命之流行二氣之屈伸釋氏指為輪回為幻妄則其所談性命亦異乎聖人矣○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為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為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文中子云汝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故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甚省易永按斁棄人倫是其迹之大異者然則其心皆無父無君也尚何取於彼哉○問

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鑪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矣朱子感興詩曰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間盜啓元命秘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理偷生詎能安○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先生曰恁地同處雖

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問佛氏所以差朱子曰從劈初頭便錯了如天命之謂性他把做空處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他底從頭到尾都是空○外書○橫渠先生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之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如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葉氏曰佛氏謂六根悉本天地六根起滅無有實相天地日月等為幻妄厭此身之小則蔽其用而不能推擴虛空之大則溺其志而不能反故其語大語小展轉流遁皆失其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

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葉氏曰佛說謂虛空無窮天地有窮人世起滅皆為幻妄莫知其所從來也○正蒙下同○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問言有無諸子之陋朱子曰無者無物却有此理有此理則有矣老氏乃云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和理也無無便錯了○周子云無極而太極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永按易不言有無謂不言無也易謂易有太極是只言有耳程子嘗云聖人作易未嘗言無惟無思也無為也此戒夫作為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為一偏之說此易不言無也老子云萬物皆生於有有生於無莊子又非言之曰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

近思録集註卷十四

婺源江永撰

朱子曰此卷聖賢氣象

明道先生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别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别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朱子曰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

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又曰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汙壞不假修爲聖之至也反之者修爲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以書觀之湯畢竟反之之功極細密如以義制事以理制心等語又自謂有慙德覺多不是往往自此益去加切如武王大故疎其數紂之罪辭氣暴厲如湯便都不如此○葉氏曰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蓋亦生知之性也禹克勤克儉不矜不伐蓋亦學能之事也○遺書下同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焉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

無迹顔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顔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

問顔子春生孟子并秋殺盡見朱子曰仲尼無不包顔子方露出春生之意如無伐善無施勞是也使此更不露便是孔子孟子便如秋殺都發出來露其才如所謂英氣是發用處都見也明道下二的便是解上三的獨時焉而已難晚○問顔子之微有迹處曰如願無伐善無施勞皆是若孔子無迹只是人捉摸不著○問孟子露其才時焉而已或曰非常如此蓋時出之耳或曰戰國之習俗如此或曰世衰道微孟子不得已耳三者孰是曰恐只是習俗之説較穩大抵自堯舜以來至於本朝一代各自是一様氣象不同○問時焉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葉氏曰夫子清明在躬猶青天白日故極其明

快顏子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故極其豈弟孟子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故極其雄辯○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葉氏曰曾子易簀之言自非樂善不倦安行天理一息尚在必歸於正夫豈一時之所能勉強哉○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末二句董仲舒對策語○葉氏曰聖經定於夫子之手至孟子時纔百年間微言絕而大義乖

猶賴曾子之門有傳子思孟子之徒相繼纘述提綱挈領闡邪輔正以垂萬世如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可見矣

○荀子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葉氏曰荀子名況字卿爲楚蘭陵令揚雄字子雲爲漢光祿卿荀卿才高敢爲異論如以人性爲惡以子思孟子爲非其過多揚雄才短如作太元擬易法言擬論語皆模擬前聖之遺言其過少

○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朱子曰荀揚諸人論性其實只說得氣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惡揚子見半善半惡底人便說善惡混○問揚雄言學者所以修性故伊川謂揚雄爲不識性曰性不容修修是揠苗○荀子極偏駁揚子雖少過等語皆是就分金秤上說下來若不曾看荀子揚子則所謂極偏駁雖少過等語亦見不得

○董仲舒曰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朱子曰漢儒惟董仲舒三篇說得稍親切終是不脫漢儒氣味只對江都易王云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方無病又是儒者語○疏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必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仁人於此有不能自已者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此便是有意立名以正其誼○仲舒所立甚高後世所以不如古人者道義功利關不透耳○仲舒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如正誼不謀利之類然亦非他真見得這道理○仲舒本領純正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揚雄規模又窄狹矣毛萇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問伊川於毛公不知

何所主而取之朱子曰程子不知何所見而然嘗考之詩傳其緊要處有數處如關雎所謂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要之亦不多見只是其氣象大槩好○問董仲舒見道不分明處曰見得鶻突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等語似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又似見得性善模樣終是說得騎牆不分明端的○揚子為人深沉會去思索然太元亦是拙底功夫道理不是如此其學似本於黃老如云惟清惟靜惟寂惟寞之類其嘗謂揚雄最無用眞是一腐儒到急處只是投黃老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會理得別事○林希謂揚雄為祿隱揚雄後人只為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

做得是葉氏曰祿隱謂浮沉下位依祿而隱雖失身仕莽以是祿隱何辭而可○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并取而興劉氏可也朱子曰程子謂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其論極當問殺劉璋事何如曰這只是不是問聖人處此合如何曰亦須有別箇道理若似如此寧可事不成只為後世事欲苟成功欲苟就便有許多事孔明大綱却好只為如此便有班駁處○葉氏曰琮降則地歸曹氏取以興漢何負於表較之取劉璋則曲直有間矣

○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問武侯有儒者氣象如何朱子曰孔明學不甚

正但資質好有正大氣象○葉氏曰孔明輔漢討賊以信義為主以節制行師以公誠待人至於親賢臣遠小人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有大臣格君之業○永按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睹數言尤近儒者氣象

○孔明庶幾禮樂文中子曰使孔明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問孔明庶幾禮樂如何朱子曰也不見得孔明是禮樂中人也只是粗底禮樂○孔明也粗若興禮樂也是粗禮樂○葉氏曰亮之治國政刑修舉而人心豫附名正言順禮樂其庶幾乎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朱子曰王通極開爽說得廣闊緣他於事上講究得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襲施為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箇仁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著於大體處有

所欠闕所以如此若更曉得高處一著那裏得來只細看他書便見他極有好處非特荀揚道不到雖韓退之也道不到○文中子其間有見處也即是老氏又其間被人夾雜今也難分別但不合有許多事全似孔子其間論文史及時事世變煞好○伊川謂文中子有些格言被後人添入壞了看來必是阮逸諸公增益張大復倚顯顯者以為重耳○葉氏曰文中子王通隋末不仕教授河汾其弟王凝子福畤等收其議論增益為書名曰中說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子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朱子

曰韓退之卻有些本領如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是○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卻說自大體程子謂能作許大見識尋求真箇如此他資才甚高然那時更無人刪服他便做大了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問遺書第一卷言韓愈近世豪傑揚子雲豈得如愈第六卷則曰揚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華則涉道淺二說取予似相牴牾曰只以言性論之則揚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若退之見得到處卻甚峻絕性分三品正是說氣質之性至程門說破氣字方有去著此退之所以不易及而第二說未得其實也○問韓子稱孟子醇乎醇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謂韓子稱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竊謂韓子既以失大本不識性者為大醇則其稱孟子醇乎醇亦只是說得到未必真見得到曰如何見得韓子稱荀揚大醇處便是說論性處說又云韓子說荀揚大醇是泛說與中不害韓非之徒較

之則荀揚為大醇韓子只說得那一邊湊不著這一邊若是會說底說那一邊亦自湊著這一邊○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何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朱子曰韓文公第一義是去學文字第二義才去窮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問韓公雖有心學問但於利祿之意甚重曰他也是不曾去做工夫他於外面皮殼上都見得只是不曾向裏省察不曾就身上細密做工夫只從麄處去不見得原頭來處平日只以詩文飲酒博戲為事○問軻之死不得其傳程子以為非見得真實不能出此語而屏山以為孤聖道絕後學如何先生笑曰屏山只要說

釋子道流皆得其傳耳○朱子韓文考異云諸賢之論惟程子此條為能極其深處然考諸臨川王氏之書則其詩有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其為予奪乃有大不同者故常折其衷而論之竊謂程子之意固為得其大端而王氏之言亦自不為無理蓋韓公之道知其用之周於萬事而未知其體之具於吾之一心知其可行於天下而未知其本之當先於吾之一身也是以其言常詳於外而畧於內其志常極於遠大而其行未必能謹於細微雖知文與道有內外淺深之殊而終未能審其緩急重輕之序以決取舍雖知汲汲以行道濟時抑邪崇正為事而或未免乎貪位慕祿之私此其見於文字之中信有如王氏之所譏者但王氏雖能言此而其所謂道真者實乃老佛之餘波正韓公所深詆則是楚雖失而齊亦未為得耳○

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見黃庭堅所作詩序○朱

子曰延平先生每誦此言以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所謂灑落者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更有此等氣象

其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見潘延之所撰墓誌○通書附錄

○伊川先生撰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胷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葉氏曰以上一節言資稟之粹充養之厚也

先生行

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葉氏曰以上一節言行己之本末也

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朱子曰二程之於濂溪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當時口傳心受的當親切處後來二程先生衆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葉氏曰按濂溪先生為南安軍司理參軍時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也因與為友且

使其二子受學焉而程氏遺書言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明道學於濂溪者雖得其大意然其博求精察益充所聞以抵於成者尤多自得之功

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

朱子曰明道行狀說孝弟禮樂處上兩句說心下兩句說用○問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盡性至命是聖人事然必從孝弟做起否曰固是又問伊川說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看來孝弟上面更有幾多事如何只是孝弟便可至命曰知得孝弟之理便是盡性至命也只如此若是做時須是從孝弟上推將去方始知得性命如孝弟為仁之本不成孝弟便是仁了但是為仁自孝弟始若是聖人如舜之孝王季之友便是盡性至命事

辯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

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葉氏曰昔之害楊墨申韓是也今之害佛老是也淺近故迷暗者為所惑深遠故高明者反蹈其中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

闇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辯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葉氏曰以上一節言學道本末與其闢異端正人心之大畧也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朱子曰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

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葉氏曰以上一節言教人之道本末備具而循序漸進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葉氏曰是非明辨而亦不絕之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恕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葉氏曰先生以議新法不合遂遭排斥然當時用事者亦曰伯淳忠信人也則其言行之懿有不可誣者○以上一節言接物之道

先生為政治惡以寬葉氏曰聞其自新之

路改而止〕處煩而裕〔葉氏曰得其要領且順乎理〕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為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為甚難而先生為之沛然〔葉氏曰法令峻密而先生未嘗為苛且應命之事然而處之有道故不見其礙為之有要故不見其難〕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葉氏曰理素明而志素定〕方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葉氏曰忠信懇惻足以感人故能不狥時好而遂得其所為〕先生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

葉氏曰以上一節言為政之道○文集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本註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問周子是取其生生自得之意邪抑於生物中欲觀天理流行處邪朱子曰此不要解得那田地自理會得須看自家意思與那草底如何是一般○問周子窗前草不除去即是謂生意與自家一般曰他也只是偶然見與自家意思相契又問橫渠觀驢鳴是天機自動意思曰固是但也是偶然見他如此如謂草與自家意一般木葉便不與自家意一般乎如驢鳴與自家呼喚一般馬鳴便不與自家一般乎○遺書下同

○張子厚聞皇子生喜甚見餓莩者食便不美吳必大曰子厚聞皇子生云云正淳嘗云與人同休戚陸子壽曰此主張題目耳先生曾問致思否曰皆是均氣同體惟在我者至公無私故能無間斷而與

之同休戚曰固是如此然亦只說得一截如是說時具是主張題目實不曾識得今土木何嘗有私然與他物不相管人則元有此心故至公無私便都管攝之無間斷也○葉氏曰此即西銘之意亦其養德之厚故隨所感遇蹶然動於中而不可遏初無擬議作意而為之也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呂原明曰此處氣象自有合得如此等人說此等話道理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葉氏曰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外書下同

○侯師聖云朱公掞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

子侯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侯仲良字師聖朱光庭字公掞皆程子門人○葉氏曰明道接人和粹伊川師道尊嚴皆盛德所形但氣質成就有不同耳明道似顔子伊川似孟子

○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葉氏曰先生質之美養之厚德之全故其睟然發見從容豈弟如此百世之下聞之者鄙夫寬薄夫敦而況於親炙之者乎○附録

○呂與叔撰明道先生哀詞云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强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

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能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為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為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已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茍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

所不屑葉氏曰志若可行不潔其去以為高義擇所安亦不屑於就以自卑○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康定用兵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為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程伯淳正叔於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本註尹彥明云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

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横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朱子曰行狀有兩本一云盡棄其學而學焉一云盡棄異學淳如也後本為勝○横渠之學實亦自成一家但其源則自二程先生發之○葉氏曰此可見横渠先生勇於從善無一豪係吝之意非大公至明孰能如是

晚自崇文移疾西歸横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

朱子曰横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為無可應接他人皆睡了已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横渠作正蒙時中夜有得亦須起寫了方放下睡不然放不下無安着處

學者

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嘗謂門人曰吾學旣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 朱子曰橫渠言吾學旣得於心云云他意謂須先說得分明然後行處分明令人見得不明故說得自儱侗如何到得行處分明○橫渠言吾學旣得於心云云看來理會道理須是說得出一字不穩便無下落所以中夜便筆之於紙只要有下落橫渠如此若論道理他却未熟然他地位却要如此高明底却不必如此○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簡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葉氏曰人於義理其初得於心者了然無疑及宣之於口筆之於牘則或有差故命辭無差

則所見已審以是應酬事物知明理精妙用無方矣是皆窮理致知之功素立而非勉强擬議於應事之時也

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葉氏曰德貌嚴毅而中誠懇惻故與人久而益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人心服而不敢加以非義○横渠先生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朱子曰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時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二十二三時作○語錄

近思録集註卷十四